鲁迅与徐懋庸的交往(2)

◆ 陆其国

鲁迅对徐懋庸关爱有加

夏天来临的时候，徐懋庸收到妻子从黄岩写来的信，说她分娩在即。于是，即将为人父的他连忙赶回妻子身边，想等妻子分娩后带妻子孩子回上海长住。在黄岩，有一天他翻阅《申报》，在“自由谈”副刊上读到何家干写的文章，有所触动，就写了两篇杂文试投过去，结果竟在“自由谈”上发表了。编者黎烈文在寄稿费时附信给他，说这样的文章很合需要，希望他再写。是年八月，他携妻子孩子回到上海。此后便经常给“自由谈”撰稿，成就了他“杂文家”的名声，不仅出席黎烈文的召宴，有幸结识鲁迅，还加入了“左联”。他此时的日子过得应该说还是不错的。徐懋庸自陈1933年至1937年期间，作为自由撰稿人，他“平均每月有一百五十元左右，除给父母每月寄三十元外，夫妻二人，加上陆续出生的三个儿女，生活倒过得不拮据，还可以对个别‘左联’的同志津贴一些”。

既已成为“左联”盟员，徐懋庸与鲁迅的交集自然多了起来，甚至开始了书信往来。先是1933年11月，徐懋庸翻译的罗曼·罗兰著《托尔斯泰传》出版，他给鲁迅寄去一本，并请教其中两个用拉丁字拼音的日本人名的汉字写法。鲁迅15日收到信，当夜即回复，这让徐懋庸非常感动。接着17日、19日，鲁迅又致信两封给他，更正15日信中回复的一个错误，并指出徐译中的一句错误。徐懋庸说，“在此以前，我虽早已知道鲁迅对于青年非常热情，办事很认真，但这回自己亲身感受到，就特别觉得亲切了”。不仅如此，12月，关于一个文艺理论问题，徐懋庸与韩侍桁发生争论，他于18日致信鲁迅请益，并请教关于文艺理论有何日文书可读。鲁迅于20日复信为他解惑，信末写道：“中国的书，乱骂唯物论之类的固然看不得，自己不懂而乱赞的也看不得，所以我以为最好先看一点基本书，庶不致为不负责任的论客所误。”徐懋庸顿感如醍醐灌顶。

接下来就出现了本文开卷提到的徐懋庸与鲁迅在黎烈文召宴上的第一次面对面相见。几个月后的5月10日，时在办《论语》半月刊的林语堂在寓所召宴，鲁迅、徐懋庸应邀与席。这也是徐懋庸第二次面见鲁迅。此后他与鲁迅的关系应该更为亲近，他受了委屈，也愿意向鲁迅倾吐。如在他一方面有了些名气，再则曾编过《新语林》，因此约稿不断，他觉得不堪其扰时，便向鲁迅诉苦。鲁迅则在1934年9月20日致徐懋庸信中写道：“至于投稿，则可以做得隐藏一点，或讲中国文学，或讲外国文学，均可。这是专为卖钱而作，算是别一回事，自由的真意，留待他日发表就是了。”鲁迅在上述同一信中说：“一做过编辑，交际是一定多起来的，而无聊的人，也就乘虚而入，此后可以仍旧只与几个老朋友往还，而有些不可靠的新交，便断绝往来，以省无谓的口舌，也可以节省时间，自己看书。”能以这样的肺腑之言给徐懋庸“指点迷津”，足见鲁迅对他的关爱。徐懋庸因此也是对鲁迅充满感激之情。

这时徐懋庸已经是“左联”理论研究会组员。由于当时“自由谈”被当局下令停刊，使“左联”失去一块放言阵地，遂想自己办一个半月刊，名字也想好了，就叫《自由谈半月刊》，由徐懋庸任编辑。

由于愿意出版《自由谈半月刊》的是当时名声不佳的光华书局，再说又是新的工作，徐懋庸有点忐忑，于是写信请示鲁迅。不日，鲁迅即在回信中提出忠告和建议。

懋庸先生：

来示谨悉。我因为根据着前五年的经验，对于有几个书店的出版物，是决不投稿的，而光华即是其中之一。他们善于俟机利用别人，出版刊物，到或一时候，便面目全变，决不为别人略想一想。例如罢，《自由谈半月刊》这名称，是影射和乘机，很不好的，他们既请先生为编辑，不是首先第一步，已经不听编辑者的话了么。则后来可想而知了。

我和先生见面过多次了，至少已经是一个熟人，所以我想进一句忠告：不要去做编辑。先生也许想：已经答应了，不可失信的。但他们是决不讲信用的，讲信用要两面讲，待到他们翻脸不识时，事情就更糟。所以我劝先生坚决的辞掉，不要跳下这泥塘去。

先生想于青年有益，这是极不错的，但我以为还是自己向各处投稿，一面译些有用的书，由可靠的书局出版，于己于人，益处更大。

以上是完全出于诚心的话，请恕其直言。晤谈亦甚愿，但本月没有工夫了，下月初即可。又因失掉了先生的通信住址，乞见示为荷。

鲁迅在回信中向徐懋庸推心置腹，考虑堪称周详，甚至徐懋庸想面谈，他也可以安排时间。从中也可看出，鲁迅和当时“左联”一些决断的不合拍。

徐懋庸致信鲁迅，表示听取先生意见，决定不干。所以鲁迅在接下来5月31日致杨霁云信中写道，“徐(懋庸)先生也已有信来，谓决计不干。这很好。否则，上海之所谓作家，鬼蜮多得很，他绝非其敌，一定要上当的”。看得出，鲁迅在这里更多地还是在为徐懋庸考虑。

然而，不知是出于徐懋庸的组织观念，还是个人性格的优柔寡断，最后“左联”还是在“光华”出版了这本半月刊，徐懋庸也仍然做刊物编辑，“不过经过力争，名称改为《新语林》”。(徐懋庸语)因为还是想得到鲁迅指点，又担心写信会说不清楚，徐懋庸要求和鲁迅面谈。于是鲁迅把晤谈地点约在北四川路底一家希腊人开的咖啡馆。6月9日下午，徐懋庸和魏猛克一起去见鲁迅。见面后，鲁迅并没有数落什么，而且仍支持徐懋庸。后者“由此认识到鲁迅先生很顾大局，决不固执己见的”。他们边谈边喝咖啡边吃点心，而且还是鲁迅埋单。同样让徐懋庸难忘的是，不一日，他和鲁迅又在这里谈话后出来，当鲁迅知道他有两个孩子后，便带他到北四川路一家商店，买了两斤高级糖果，让他带回家给孩子尝尝。接着又在附近药房买了一瓶蓖麻子油，说，你消化不好，服这个泻一泻就好了，这是起物理作用的药品，没有副作用的。徐懋庸听着，心里暖乎乎的，对鲁迅充满了感激。

然而，事态的发展却被鲁迅不幸言中，《新语林》的出版、编辑甚至稿费支付等所有事情结果都弄得一团糟，徐懋庸最终也卸下《新语林》编辑之职。之后24岁的徐懋庸被选入“左联”党委会，任宣传部长。次年接任书记。徐懋庸回忆，当时因“胡风同周扬闹对立”“周扬所主持的原‘左联’党委会的人，已经没有一个可以同鲁迅谈得拢”，所以“他们才让我担任宣传部长以至书记，以便代表党委会同鲁迅联系”。徐懋庸自忖并不看重那些头衔，“主要是服从工作的需要，而且对于由此可以多与鲁迅先生接触，觉得高兴”。让他始料不及的是，他不会想到自己就此会“陷入了一个没顶的泥塘”。(徐懋庸语)

平心而论，徐懋庸最初与鲁迅关系确实不错，鲁迅还曾经给他的《打杂集》作序，给予其杂文很高的评价。用徐懋庸的话说，“总而言之，直到‘左联’解散的问题发生为止，我同鲁迅的关系是比较密切的，他关心我、支持我、教导我，我对他是由衷地敬爱的”。后来围绕“左联”的解散，尤其是因“两个口号”的论争，徐懋庸最不敢相信，也是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那就是他与鲁迅关系的破裂甚至恶化。

1935年12月12日，鲁迅在致徐懋庸的信中提到“萧君有一封信，早已交出去了，我想先生大约可以辗转看到”。“萧君”是指当时在苏联的萧三，“交”指信交给茅盾转周扬。果如鲁迅所料，周扬给徐懋庸看了这信。萧三在信中表达道，根据目前形势，文艺战线需要组织统一战线的团体，因此他根据共产国际七次大会和中共中央《八一宣言》精神，建议解散“左联”。周扬对此表示赞成，因没见鲁迅有明确表态，他想让徐懋庸去听取鲁迅意见。鲁迅答复，赞成组织统一战线，但不同意解散“左联”。鲁迅觉得“如果‘左联’解散了，自己的人们没有一个可以商量事情的组织，那就更危险。不如‘左联’还是秘密存在。”

上海童话

陈姿羽

9.租房子

世辉托同学朋友帮忙打听招聘信息，然而合适的工作也不是一时半会就能找到的，眼下，另一个迫切要解决的是童画的住宿问题。林林姐宿舍的上海同学要返校参加课题研究，需要住回寝室，童画借宿不了几天了。世辉是上海人，熟悉地形，自告奋勇地帮童画收集租房信息。童画担忧上海的房租太贵，世辉虽然没有什么钱，但租房的钱，他说要帮着出，以减少一些她的生活压力。然而想到世辉目前经济拮据的家庭状况，童画连连摇头。

无论是午餐时间还是下班以后，世辉随便买个面包对付一下就去房屋中介找房子，他首先把租房目标定在中山环路一带，因为中山环路已有些远离市中心，租金会便宜些。中介带着他到实地看了好几处，却是一个比一个贵，普普通通的一室户月租要1500至2000元，远远超出世辉的承受能力。连续看了好几天，世辉总嫌贵，一处也没看上，中介没好气地问：“你预算到底多少钱？”世辉说：“六七百吧，最好六百块以内。”

中介一听，笑了，说：“就你这点预算，想在上海租房子？真是天大的笑话！早知道你就出这点钱，我都不会带你来看房子，简直浪费我的时间！”话音没落，中介头也不回地走掉了。

世辉正郁闷着，突然一个电话进来，是另一家中介公司，电话那头说有个房子又便宜又好，地段也好，钥匙就在手上，马上可以看房。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啊，世辉迫不及待地打电话给童画，约她一起赶过去看。

“房子靠近赤峰路地铁站，步行到地铁站只需五六分钟，交通不要太方便哦！这样的好房子，上一个小时出来，下一个小时就会被人订掉了！”中介边走边说。

中介领着他们走进一个高档小区。世辉抬头一看，几座漂亮的高层住宅楼矗立在眼前，散发着一种傲视老公房的现代住宅气息。楼房外观干净整齐，墙上嵌着一面面大大的落地窗，茶绿色的玻璃墙显得空间很宽敞。很多衣冠楚楚的年轻人手提公文包在小区里出没。世辉惊讶，以为自己捡到了宝，没想到这里的环境竟然这么好！能在寸土寸金的大上海高档小区拥有一个栖身之所，体面地出入，是多么大的奢望啊。中介刚才说的价格才700元一个月啊！世辉心里疑惑，这么好的小区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揣着忐忑和疑惑，世辉带着童画跟着中介走进了电梯，来到了8楼的一个住户门口，中介停顿了一下，这才给他们说：“这是群租房，里面三室户，分隔成小间，不是混居，蛮正规的，男归男，女归女。老实说，你们这点钱，也只能租到这个房子了。”

世辉一听傻掉了，他怎么能让童画一个女性住到男女群租的房子里面去呢？他正想带童画扭头就走的时候，门突然砰地一声被撞开了，从里面窜出扭打在一起的两个男人，后面接着飞过来一个扫帚，刚好重重地打到世辉的脑袋，顺势刮到了童画的身上。

原来里面的房客正为说不清理不明的水电费摊派打起来了。房子里挂着的、塞着的、贴着的……满目的衣服被褥，以及各种居住公约、使用制度……房子里被各种杂物塞得满满当当，连厨房的橱柜都被撤掉了，这狭小的四五平方米空间里也塞了一个上下铺。屋子里乱七八糟，一片狼藉。

世辉一看这架势，连忙拉着童画离开现场，逃出大楼。世辉爱怜地看着童画说：“你没被伤到吧？真倒霉！”正在这时，童画的手机响了。一个泼辣女孩子的声音在电话里语气很急地说：“喂！你不是要租房子吗？我这里正好有床位，你要的话，赶紧过来确认，后面还有人等着呢。”

“这又是哪里打来的电话？”世辉问。“网上的女孩子打来的，我在网上登记了找合租房。这些天，你找了那么多房子都没有便宜的，看来单独租房是不可能了，只能和别人合租。我在网上横比竖比，看了几百条房源信息，有几个女生合租的信息，我就留了电话。”童画说，她这几天也像打了鸡血一样地出去找房子，希望能租到便宜的，可是看了好多处，腿都快走断了，便宜的房子还是没有出现。

“希望这次不是忽悠我们的，要不去看看再说了。”世辉说。于是两人将信将疑地赶往那个女孩说的闸北区方向。

7.去见一个陌生人

车窗外是熙熙攘攘的人流。小雨为自己打气：也许，成败就在今天！小雨默默地在心里背诵起自我介绍和勤工俭学的留学计划来。

汽车驶入宾馆花木扶疏的车道时，小雨已经胸有成竹了，她觉得自己今天有把握说服对方：自己现在是一个好学生，将来会是企业的好员工、社会的好公民！小雨觉得只要自己自信大方地毛遂自荐，一定会给对方留下一个深刻完美的最佳印象。

大堂里稀稀落落地坐着几个人，有着警觉的眼神。他们看到光头男人带着小雨进来微微欠身、点头致意。唯独没有阿纬的影子！小雨有些失望，满眼疑惑地想张口问阿纬在哪，光头男人示意她赶快紧跟着上楼。

小雨有些害怕起来，在这个陌生的地方，这么豪华、这么空旷，自己一个小姑娘要去见一个陌生人，去促成这么大一件事，能行吗？阿纬在身边陪着我就好了。阿纬，你到底死到哪里去了！跟着光头，上电梯、到了顶楼，再穿过长长的过道，小雨心里怨着。

光头轻轻地敲门说人带到了，房门打开，小雨睁大眼睛往里看，没有阿纬！正要转身，却被光头一把推进了房间，门“砰”地一声重重地带上了。小雨回头一看，床前的单人沙发上坐着一个微胖的中年男人，小平头，穿着雪白的高尔夫衫，笔挺的西裤，脚下趿着一双拖鞋。他站起身迈开大步向自己走来，大方地伸出右手：“鄙人金跃龙，夏小姐请进！幸会，幸会！”

小雨一时拿不定主意，进也不是退也不是。自己从来没有和陌生男人独处一室过，此刻门又被关上了，这一点小雨记得妈妈曾经和自己说过的：小雨，记牢，门一定要留着！小雨一面寻思着要不要转身去把门重新打开，一面端详对方的面相，挺端正安详的一张脸啊。这一看小雨又觉得他和心里面“坏人”的模板差得挺远的。这样踌躇着侥幸着，小雨忽然担心自己的拘谨不安是否已经给对方留下了不好的印象，太小家子气了吧，这样子怎么能够说服对方我完全可以独自一人去外国勤工俭学呢？

小雨迅速地拿定了主意，相当大方爽气地伸出右手迎上前去，咧嘴一笑，和对方重重握了一下手。对方的手宽大又温暖，小雨冰凉的小手不盈一握，此刻竟然令小雨回忆起永福寺里德高望重的老方丈来了。年幼的小雨每年都和妈妈去寺里烧香祈福，红光满面的老方丈就有这样一双温暖多肉的手。握着小雨的小手，老方丈曾经不止一次地对小雨说过：小孩子不要怕吃苦，年少吃的苦是福气、是宝贝。人只要吃得了年少的苦，今后就是有福之人，尤其是小雨这样羊年年底出生的女子！想到这里，小雨微微宽了宽心，坐到了小圆茶几对面的一张单人沙发上，低头打开背包拿资料。一转眼，茶几上整整齐齐分门别类地摊了一桌。

生死呼吸

十八岁的小姑娘去美国

甜莲子

小雨清了清嗓子，深呼一口气，开门见山直入主题。起初进行得相当顺利，小雨觉得自己一分钟之内就已轻轻松松进入角色，如同自己在学校大礼堂参加演讲比赛那样，任它再大的礼堂黑压压的坐满了老师同学，一个个都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头顶上的灯光热辣辣地打在脸上、身上，小雨反而倍感幸福自豪。小雨先介绍了自己的学校成绩、校外活动成就、得奖单，接着侃侃而谈自己对将来留学的计划，包括专业选择、就业规划和勤工俭学的想法。“总之，我会努力读书争取每年的奖学金，同时在校内校外拼命打工，省吃俭用地过日子，早日完成学业……”

对面的观众起初静静听着，似乎还跟着小雨的话题饶有兴趣地翻看几下茶几上的资料。可是渐渐的，那对浑浊的眼球更多地停留在小雨的脸上、身上。他的脸上堆起深深的的笑意，可是看上去怪怪的，似乎有点心不在焉、神不守舍。

小雨也不是没有察觉这些细微的变化，好在“演讲”几近尾声，小雨果断地快进、直接跳到结束语：“金先生，您如果愿意做我的经济担保人，我会一辈子感激您的！以后学成，我一定好好工作，报答您的知遇之恩。这里是美国大学寄给我的表格，您看是不是就留在您这儿，我隔日再来取……”边说边收拢资料放进背包，站起身作势就要离开。

●国内邮发代号3-5/国外发行代号D694/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广告经营许可证号:3100020050030/社址:上海市威海路755号/邮编:200041/总机:021-22899999转各部
●本报印刷:上海报业集团印务中心等,在国内外7个印点同时开印/上海灵石、上海龙吴、上海金桥、上海界龙/北京、香港、美国洛杉矶
●本报在23个国家地区发行海外版/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俄罗斯、西班牙、泰国、菲律宾、日本、法国、巴拿马、意大利、荷兰、南非、匈牙利、新西兰、罗马尼亚、尼日利亚、印度尼西亚、阿联酋、英国、德国、希腊等
24小时读者服务热线 962555
本报零售价 每份1.00元